

在现场

三八节到了,每个女人的心都有些欣然了,尤其是在我们这个以女人居多的科室里,不用任何的烘托,单我们自己就把过节的气氛营造出来了,一会儿猜公司里会给我们发什么礼物,一会儿又讨论三八节哪个商场哪个品牌有促销活动,一会儿又计划到某家美容美发机构凑伙,一会儿又预订某个饭店的三八女人养生宴……就这样,你一言,我一语,犹如烧开了的锅,“咕嘟”“咕嘟”地冒着热气,直羡慕得旁边那两位男士吹胡子瞪眼。

哼,生气有什么用呢,谁让俺们是女人呢,公司都给俺们女人半天带薪假,你们还能说什么呢,直接就认了吧,当然不能光认,同时还要继承以往的优良传统,在三八节那天里,不仅要包下所有的工作,还要自掏腰包买零食给

俺们这些“女王”吃,否则,以后的日子会不好过的。

三八节是隆重的,在公司也是被重视的。公司每年都会在这一天的上午举办女性专场活动。在活动里,公司会寓教于乐地安排《妇女权益保障法》《婚姻法》等和女人有关的法律法规的学习,让我们女人对自己应有的权益知根知底。之后,公司会请一两位专业老师来为大家进行女性讲座,如何化妆,如何搭配衣服,如何养生,如何让自己保持一份好心态,当然,如果你愿意的话还可以充当模特,让老师给你现场化妆,从而过一把明星的瘾。

学习完毕,就是女人们最疯狂的游戏时间了,猜价钱,猜词语,夹气球……各种小游戏翻新不断。在这一环节里,游戏是好玩的,奖品也是不错的,笑声更是一浪高过一浪。

闹够了,玩够了,接下来就是

激动人心的时刻了,公司工会要为大家送上今年的礼物,一人一份,心生欢喜。别小看这个礼物,它是经过大家民主投票决定的,是大家认可和喜欢的,当然更喜欢的还是拿着奖品骄傲地从男同事眼前走过。

上午活动,下午自由支配,有的人会留在公司活动室里玩扑克,打台球或是健身,而我,基本会迫不及待地赶下一个场子——消费。

我和同事们早就商量好了要去买我们已经看好的牌子,一直拖到三八就是想要找个充足的理由去把家里那个男人的嘴堵上:“一年不就这一天嘛,都辛苦了一年了,你不送了,我自己买个东西犒劳一下自己还不行啊?”于是乎,凭着腹中久藏的这句基本没有答案的经典对答,我们就可以毫无顾虑地把自己想要的东西买回去了,高兴

而痛快。

逛累了,我们还要吃,选最喜欢的饭店,和同事朋友痛快地分享。平时,光给家里那俩人省着了,但三八节,可不能那样了,一定得想得开,人生要及时尽情享受,好不容易才大赦一天,还不赶快抓紧。

玩够,吃饱,喝足,我就会拖着疲惫的身躯、愉快的心情赶到最后一个场子——家里。那里,有另一番天地,我会以三八节的各种理由让那俩人为我服务一把,倒水,削水果,按摩……总之,那天我就是女王,也要享受被伺候的幸福,而且享受得名正言顺。

公司、商场、饭店、家里,一个接一个的场子,让我像逃出牢笼的小鸟,没有了任何的约束,心得到了彻底的放松,积攒多日的家庭辛苦和职场劳累也终于被洗掉了,幸福得像一朵花。

我的先生(即老公),被一位从画家成为作家的曾经的学生称为夫子。想想他的学养,处世,格调倒也与此名相副。

我识他时,只知道他是上海美专最年轻的老师,至于他本人的水平如何,当时我这个只爱画画而不懂画的中学生就不得而知了。直到我有次去上海美术馆看画展,发现放在最显眼的地方,围着看的人最多的那幅画,就是他的作品。

时任报社编辑的父亲告诉我,他在画家中属思维活跃的一位。他只要投稿,小说,散文,艺评,无一不被采用。如果不是“文革”,夫子倒也可能走上了画家-作家-电影编剧的道路。他也坦承,如果不是美术比赛第一名而跳级被美院提早收去,他就会去读中文,写小说,可惜在早期的政治运动中,写了几十万字的书稿被他付诸一炬了。

“文革”开始,正值创作黄金年代的他,卷入了运动斗争,无人可避。“文革”中期开了个黑画批判会,批判沪上六人,刘海粟,程十发,丰子恺,刘旦宅,林风眠以及夫子,当时他最年轻但也被批得最厉害,目前他是仅存在世的一位。在那不能把握自身前途的时代,他得了忧郁症,头痛失眠,不能工作,更不能画画。

70年代末,他排除万般刁难,来到香港。在查良镛(金庸)创办的明报月刊上发表文章讲述那苦难的经历。也在报上连续发表绘画教程,马上被香港中文大学进修部吸纳为艺术导师。

我最近翻看他在70年代末发表在香港华侨日报上的那篇“上海美术界的回顾与前瞻”,他讲可以预见,将来上海美术界的中坚,必定是上海美专的那批学生。果不其然,后来陈逸飞,夏葆元,王永强,魏景山,邱瑞敏他们,真成了上海乃至中国美术界的中坚。但是他从不肯提自己曾为人师,只是客观评论这些学生的刻苦学习,以及表现出来的天分。我偶尔提到,他会斥之曰,靠学生之名来宣扬自己是没有出息的。

他的性格低调,淡泊,自己刻的私章“岂要浮名”,就是表达他内在的心态。迷上了怀素的草书,他几乎每天要写字,有时喜滋滋地叫我去点评,他前几年写的字与现在不能比拟。我慢慢也看出门道来了,感觉他的字越来越老辣,力透纸背,这功夫非一朝一夕所能达到。

夫子年事已高,作为妻子,自然想为他的艺术做一总结。但现在的人不是看画,而是看名气的。专程从新西兰回到上海,处理家中房子事宜的姐姐提醒我,夫子的性格是有麝自然香,也并非能够行得通,现在要靠吹嘘,靠炒作,靠人气,否则画得再好也没有用。我把他的有些作品放上一些艺术家网站。今天趁他不在香港,与他在上海的一位学生通话,想不到此位与陈逸飞做过同事的一级雕塑师,40余年未与他见面的学生,还是记得这位老师的人品与画品。他告诉我,夫子是当时上海素描画顶尖的画家,但是只注重专业,不喜钻营,不会趋炎附势,我行我素。他还告诉我,夫子看过的书多得不得了,他们帮他搬东西,发现全是《鲁迅全集》,《罪与罚》,《约翰·克里斯多夫》等等。

夫子的个性不是那类识时务者,飞黄腾达的人他绝不会去攀附,而是关注那些不幸落魄的人。记得前年回上海,代他去探访退休的上海美协书记张云聘老先生,老人家告知,“文革”期间他被打倒的时候患腿疾,是夫子陪他去医院看病,他至今不忘。

友情参与

幸福与不幸的婚姻细节

就爱你的人品

◆赵海量

域外一脉 彼岸的“春晚” ◆王晓玉

今年春节,我又是跟女儿一家团聚着过。女儿住于美国东部费城。她家所在的学区里,有一个学校,是课余教中文的,每年春节前都要办“春晚”,规模虽小,却也热热闹闹。我们全家,是那“春晚”的积极参与者。

学校起名为“长青学校”,很中国化的校名。上课时间是周六周日,节假日则开设短期强化班,连着上几天十几天,专攻一门课,很像我们这里的趁着寒暑假为孩子们猛开猛上的这班那班。“长青”的校长是个福建人,五十来岁了,属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国的老留学生。他在波音公司里任职,理工科出身,干的是技术活,业余却热衷于办文科类学校,专司中华文化艺术的传承。据我所知,这个“长青”学校都开了十几年了,越办越红火。校舍是租用的,搬过好几次,眼看着规模越来越大了。

那学校主要教中文语言,根据学生的中文程度分了学前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,一直到六年级,开的科目,按“听、说、读、写”分门循序渐进,跟我们国内的教学完全不同。我看过他们自编的教材,从语言的应用角度而言,还挺有系统性和科学性。除此之外,学校还设立了武术班、书法班、中国水墨画班、中国民间舞蹈班、太极拳班、跆拳道班等等,学生不光是孩子,也有成人。成人学生中,许多是本来开车接送孩子的家长,学生上课,他们在休息室里呆坐,后来发现与其

这么候着,不如也学点儿什么,从家长就转化成了学生。其中有些本来就有个什么特长的,干脆就当老师。我知道那个跆拳道班,前几年是没有的,后来学区里搬进来一个虽称不上大内高手但会几下拳脚的,据说还有“黑带”级别,于是就开拓出了一门新学科。还有一个“国标舞班”,全是成人,以中年人为主,看他们在地板滑滑的健身房里拉开了架势跳那种手指点向天空的“恰恰”,还有步调一致有点“文革”时期的“十六步”,总会让我想起我家附近七宝广场上天天清早准时抵达的阿姨爷叔们,心中升起他乡遇故知的亲切感。

他乡遇故知的感觉,在亲历这所学校所主办的“春节晚会”上体会得尤为强烈。“长青”每年的“春晚”,已经成了附近很大一片地区的隆重的、传统的、盛大的中国节日活动。时间倒并不一定在除夕,只选一个临近“中国年”的周末便是。有一年正值暴风雪,那雪下了有半尺厚,“春晚”还是雷打不动,家长带了孩子还是从四方驾车赶来,基本上没缺席的。“春晚”内容很丰富多彩:全校十几个班,百余个学生,几百个家长亲友,几乎全体上阵,在礼堂里表演一大串节目,有唱歌,有跳舞,有武术,有魔术,更多是诗歌朗诵(当然是用中文),有时还有乐队演奏,甚至还有小品(当然也是用中文)。从来不讲什么专业表演团体,全是校内师生自编自演,场内掌声口哨声尖叫声欢笑声热烈非凡。今年这“春晚”竟上了一个我们国内早已被洋派“rap”(饶舌)替代了的“三句半”:四个孩子打着地道的中国小锣小鼓,绕圈走,念道:“我们上来表演,说的是三句半,水平虽然很臭——别离开!”让全场大笑不止。

表演往往历时二小时有余。演出结束后,全场老少一起拥到礼堂门口,那里早已摆开了点心吃食饮料,都是由家长们带来的,拼成一条长蛇阵,中式的西式的琳琅满目,可尽情吃喝,一旁则同时开着游戏房和歌舞厅,任你遨游或歌舞升平闹到午夜。最后,校长还会给每一个十八岁以下的孩子发一个“红包”,虽那写着“福”字的红纸包内只一美元,但也是正宗的“压岁钱”了。

彼岸的“春晚”,参加时真是“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”。我们有许多传统民俗,在国内被逐渐地淡化了,可是生活于异乡他国的龙的那一脉子孙,却珍视珍爱珍守并执著地传承着呢!



英姿

苗青 摄

女人心思 生命的礼物 ◆沈沈

我说:一个朋友与青梅竹马的爱人离了。理由是他不如以前那般千依百顺了,那种大男子主义令他心意难平。我问她疼吗?她莞尔一笑:我不能疼,我要让它疼了,它就会干扰我的余生。你惊异她如此淡定。

你说:朋友们闲聊,说夫妻关系就像自己的左手握右手,没了感觉。

我不由得双手相握,却感觉彼此很亲密。我把双手放在你掌心,心里升起一缕柔情。我的爱人,十年,十年我们相爱着。十年的时间,我们在孤独的心田里收获着丰饶的情感。亲爱的,你是否感谢命运让我们相遇,感谢我们能如此的喜悦,感谢这份生命的礼物。

我又说:有个朋友的丈夫出轨了,她好痛,她痛是因为她依旧爱他。那变味的爱啊,她要何去何从?她明白不能这样下去,她在疯狂的购物中发泄,在一味的指责中哀怨,在丈夫的羞愧里怒吼。那犯了错的男人悲伤地说:你一定要我错上加错地离开你吗?她终于在痛定思痛后,在他的怀里让时间把哀痛慢慢抚平。

你说:生命的长河里难免会出现暗流,有爱便好。

我继续说:她的伤不会愈合,她对他会有信任危机。

你说:经历过,会更明白爱是什么,相信爱的力量吧。

我对自已说:你开始不重视我了,你更看重工作,交友,

娱乐。

我忧伤地惆怅着,难道我的志忑只是自我折磨?亲爱的,我是如此地不能没有你。

那带着毁灭性的猜疑鼓动我流泪,委屈,挣扎。我面对着陌生的你,告诉自己,你玷污了我的爱情。我要告诉你,可我又何必告诉你。我用沉默考验我的爱情,我轻轻地叹息,期待着你来为我掀起纷纷扬扬坠落的心香。

你一如既往无视我。你怎么会感受不到我纠结的内心,你怎么总是让我重复着这种心情,你怎么舍得我为你苦恼而不去改变,你这个麻木的人啊,我的忧伤终于满溢了。可是我知道,我只是不喜欢你的行为,而不是你这个人啊。

我要如何与你相处?你要怎样我才能满意?改变习惯会让你快乐吗?改变自己我要试着去做吗?亲爱的,你感受到我的这份孤独吗?你曾经感受却视而不见过吗?你知道我需要你的温柔的爱情吗?

你无辜地说:我很宝贝你。是啊,你的宝贝在静静的一隅静静地想你,日复一日的落寞里,与夕阳挥别,关注一屋的相思,漫过我的心房。

哦,爱人,你是万千世人中的一个,能够明白情的高尚。你可曾读懂过一个个凄美的结局,捕捉到了它的一些宿命吗?隔着距离,在你的心中,你能感觉到自己完全地属于我了吗?

情话絮语百字文

思恋 ◆海州子

无人陪伴的夜晚
是一个蹒跚的老人
在生命的断层里
独饮潮湿的月光
我一次又一次 轻唤着
用你美丽的名字 填空
你的名字 如四月的蚕
沿着黑夜的边缘
悄悄爬上我蠕动的双唇
偷食我的 一瓣心叶
一直想 将我所有的岁月
缩成一夜 有你
温柔的目光 洒在额头
炽热的躯体
借你一点绛唇
擦亮一星火
爆炸在 一片
永恒的阳光里